

不一樣又怎樣 - 與科學家合作的非主流設計學生

在荷蘭居住已經十年左右的藝術家 Sonja Bäumel 來自於奧地利的維也納，現為獨立藝術家以及 Gerrit Rietveld Academie 的 Jewellery - linking bodies 部門的系主任。她的作品常在探索人體、微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她透過作品去視覺化與物質化我們肉眼看不到的微觀世界，時常使用有機體當作創作素材，也延展了觀者感受世界的更多可能性，在全世界的生物藝術與生物設計領域中，她是非常重要的藝術家。然而，在訪談中她告訴我們，她最早開始做跟生物相關的作品是在研究所時期，但她在碩士畢業製作中嘗試探索生物科學與微生物的時候，事實上遇到不少阻礙。這的確讓訪談者大為吃驚，畢竟現在荷蘭蓬勃的生物藝術領域，會讓人有一種錯覺，覺得這些跨領域創作的發生是很理所當然的，但其實不然。於是我們決定更深入的訪談 Sonja Bäumel 在學生時代的創作歷程，進行更深入地挖掘，畢竟她畢業的時代距離現在也已經過了九年。

Sonja Bäumel 告訴我們，具有時尚設計背景的她當時受恩荷芬設計學院開放的風氣吸引，決定前往攻讀碩士。她所就讀的系所具有產品設計的歷史背景，但因為開放的風氣使然，老師很鼓勵學生自由地去探索自己有興趣的主題。由於來自於時尚的背景，她當時對於如何批判時尚的系統，以及更實驗性地探索材料研究都十分感興趣。2009 年她開始著手於她的畢業製作，她對於人體皮膚上的一層微生物很感興趣，她覺得這一層會隨著人在不同環境而產生變化，這件事情對於服裝設計的材料研究產生了巧妙地呼應。她想要探索更多人體、體表微生物與環境之間的種種關係，因此她開始自己研讀科學論文，並寄了數封電子郵件

給不同的科學家，希望得到更多相關的知識。在數個科學家的回絕之後，終於很幸運地得到一個瓦赫寧恩大學（Wageningen Universiteit en Research centrum）教授的正面回應，在幾次訪談後她得到了在實驗室實習的機會。待在生物實驗室的過程開啟了 Sonja Bäümel 的另一片天，像是第一次在顯微鏡下看到細菌的生長等等以前從未體驗過的經歷，都轉化為 Sonja Bäümel 創作的養分。

Sonja Bäümel 一邊在跟我們娓娓道來當年第一次進生物實驗室的興奮的同時，她一邊也忍不住開心地告訴我們，她最近跟合作的科學家在一起工作了將近八個月的時間後，他們把這樣藝術與科學的創作成果發表在一個科學期刊上。Sonja Bäümel 說：「這個合作計畫除了我、科學家還有其他的藝術家以及藝術史學者，我們發表了一個藝術計劃在科學期刊上，對我們來說這是很重要的，因為藝術跟科學不應該是分開的兩件事情，在我們的合作計畫中，這兩件事情是融合在一起的。」回溯 Sonja Bäümel 與生物科學的第一次接觸，到現在可以發表科學藝術期刊論文，一晃眼事實上這中間已經過了十年左右。這樣持續與科學家保持高度合作的精神也的確讓訪問者十分感動。但 Sonja Bäümel 開始回到她學生時的故事時，更讓我們感到現在豐碩的跨領域成果，真的需要當年努力不懈的精神與勇氣的。

訪談回到 Sonja Bäümel 的碩士畢業製作過程，她說她大部分同學都每天待在學校製作作品，而她當時天天跑去實驗室做生物實驗則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主要是因為恩荷芬設計學院雖然以實驗性高的設計教學聞名，但伴隨著的是每個學期都會退學一部分學生的這個系統。也因此當你在做非常與眾不同的主題的

時候，你將面對的是該如何說服老師這是一件有價值的事。Sonja Bäümel 表示當時學校幾乎沒有人在做跟生物有關的主題，她是少數中的少數，相當然爾她面臨了非常龐大的質疑，Sonja Bäümel 也不諱言，好幾度她都面臨可能被踢出學校的威脅。我們對於她如何化解老師的質疑感到高度的興趣，我們提問：「當你在做的研究與創作都與身旁同學不同，而老師也不認可的時候，你究竟怎麼知道你是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呢？」她回答：「老實說，我無法知道。但這也是最令人興奮的部分。」Sonja Bäümel 認為她當時只知道她對當時

的研究能夠發現新事物感到興奮，同時她想要發展屬於他自己的創作方式跟創作語彙，而不是追隨老師的方式。因此她說她持續地把她在實驗室的創作成果帶回學校，並很固執地向老師展現他認為有價值的成果，最後她的論點終於成功地說服老師。她說：「當時我們研究所的創始人 Gijs Bakker 認為當時我在發表作品的時候，我的熱情好像是興奮到讓整個擺放作品的桌子都在震動一般。」根據 Sonja Bäümel 學生時期的經驗，我們似乎可以發現荷蘭的生物藝術的跨領域實踐的發生，並不是來自於學院的教導，而是來自於學生自己的發掘，學院與老師的權力結構反而一度將要成為這樣跨領域實踐的絆腳石，而最終 Sonja Bäümel 能夠發展到今天，當時對於自己創作的勇氣與堅持絕對是一個關鍵。

從叛逆的學生到變成一個系主任

話鋒一轉我們開始聊起 Sonja Bäümel 的教學經驗，她提到他最近有時候會遇到她的學生跟她詢問，與她合作過的對象的聯絡方式，想要直接得到願意與藝術

家合作的科學家的連結。但 Sonja Bäuml 認為這是錯誤的精神，因為每個科學家的個性跟風格都不一樣，你應該要一間間實驗室去敲門，去找到真正適合與你合作的科學家。同時她也認為在找尋科學家的過程也是一種學習，因此她鼓勵學生自己去緩慢地探索自己有興趣的主題，並靠自己的力量找到可以合作的對象，並得到相關的資源，在這樣子的過程學生才可以真正地學到東西。

我們接著也很好奇地提問：「現在你變為一個教育者，當你遇到像妳自己一樣的學生（在做一些從來沒看過的主題）的時候，你要怎麼確保他們有足夠的自由與空間可以發展這個陌生的領域？」Sonja Bäuml 認為她很幸運地任教於 Gerrit Rietveld Academie 的 Jewellery - linking bodies 部門，這裡雖然是大學部的課程，但對學生要求非常高，幾乎是碩士的程度的水準，同時這也是一個高度開放自由的學校，這裡提供了很自由的空間讓學生創作。在這樣的前提之下，Sonja Bäuml 認為首先最重要的是學生的挑選，她每年收的學生都具有非常高的學習動機，她在尋找對於周遭環境具有好奇心以及批判性的學生，同時需要具備特殊的視覺語言能力以及開放的態度。第二是提供一個兼具自由與尊重的創作環境，雖然這個科系是關於珠寶設計，但她並沒有設限學生的發展方向，身為老師他們會引導並支持學生尋找自己以及探索與實驗屬於他們自己的創作方法。他們雖然讓學生保有高度自由，但是在師生關係中基本尊重的原則不能沒有，例如要有好的出席率，這樣才有足夠時間與老師討論作品的方向，這也是師生彼此互相尊重的基本。第三，她的學生數量不多，所以他們可以有很多的時間跟學生保持一對一的密集的討論，所以針對每個不同的學生，他們會給予完全不同的方向。最後她認為非常重

要的事，是每一個老師都是藝術家或設計師，也就是都還是有在創作的實踐者，而不只是單單的學術機構內的研究者。她覺得這是教學的基石，因為每個老師都仍然清楚地知道真實世界實際在發生什麼事情。因此每個老師與學生的互動都是教學相長的過程，Sonja Bäümel 認為這對於學生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品機體成員林沛瑩此時試圖針對不同國家的教育方式提出疑問：「因為我本身是畢業於英國皇家藝術學院，我發現我當時受的設計教育會是老師與學生一起工作的感覺，而不像是在台灣老師具有一個權威性，可以決定學生做的東西是否是正確的，而在台灣那樣的教育方式常常就壓抑了學生探索不一樣東西的可能性。不知道你的看法是什麼？」Sonja Bäümel 回應「我也覺得這件事是重要的，教育的過程中，老師應該是『引導』學生而不是『教』學生。所以你可以給予每個人足夠的空間表達與找到屬於自己的『對的方法』，而不是把一種既定的『對』強加在學生身上。這就是保持多樣性的美好，我們每個人都不一樣，但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大的整體離小部分。」

甫畢業到成為成熟藝術家的關鍵過程 - 藝術家與創作環境的關係

結束教育觀點的訪問，我們試圖提問關於 Sonja Bäümel 剛從碩士畢業那段時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讓她可以逐漸地成為一個成熟的生物藝術家。Sonja Bäümel 表示在碩士畢業後，因為畢業作品得獎的關係，有了一些展出的機會，同時也靠獎金生活了一陣子。但同時她也接了表演藝術的服裝設計的案子，幫忙做了幾年的劇服設計。這顯示了剛畢業的藝術家即

使在歐洲的環境，還是需要兼職較為務實的設計工作去維生。這段期間 Sonja Bäuml 接到了她的家鄉維也納的一封邀請信，內容是邀請她參與即將舉辦的奧地利的第一屆生幻影展（Bio-fiction - science art film festival）（<http://bio-fiction.com/>），她從中認識了創辦人之一 Markus Schmidt，也開啟了她對於生物藝術領域的接觸。Sonja Bäuml 表示：「在我碩士的過程中，我只知道不斷地研究我所感興趣的主題，像是微生物等等。畢業後接到了那封邀請信，我才發現世界上有一群人在做跟我類似的事情。Markus Schmidt 當時對我說他在維也納沒看過有人跟我在做一模一樣的東西，很想要邀請我參與生幻影展，我就此打開了與生物藝術領域的接觸」。

2011 年的生幻影展非常有趣，像是那次影展知名生物藝術藝術家 Joe Davis 首次在歐洲發表他的記錄影片《Heaven and Earth and Joe Davis》（2010）。Sonja Baumel 開始逐漸認識越來越多生物藝術相關的人，也因此得到越來越多展覽、演講、工作坊的工作機會。同時她表示她的創作實踐一開始是以「時尚」作為視覺發展的策略，然後漸漸使用設計方法將作品演化成更接近藝術的形式與內容，像是建立裝置或是空間去營造一種新的體驗形式。也因為作品形式的變化，她開始有更多機會在美術館或藝術中心展示，而因為她的作品有活的生命，也常常需要挑戰這些文化機構的展示機制，如何展示生命體常常是這些機構的一大挑戰。

Sonja Bäuml 也認為除了在藝術機構展示之外，她更重視怎麼透過作品與一般大眾溝通。她舉例他曾參與過一個在德國的生物藝術展覽，展出了將近六十件重要的生物藝術作品，但卻因為展示沒做好導致溝通

的失敗，因此生物藝術作品的展示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進一步試圖詢問更多工作實務上的細節，比如說她在荷蘭發展期間，對於荷蘭藝文補助系統的看法。Sonja Bäumel 提出在他剛畢業時，荷蘭有許多支持年輕藝術家的補助，例如有的同學一畢業就拿一個月三到四百歐元的補助，作為一開始發展自己事業的支持，但是近年這些補助已經消失，更多的是結果論導向的補助，也就是說你的計畫書必須清楚的描述你的創作最終的結果是什麼，才有機會拿到補助，但以她個人的創作實踐來說，她更是以過程為基礎的（process-based）創作方式，往往很難有辦法在一開始寫計畫書時就明確指出結果為何，也因此她事實上並不常拿這些政府補助，反而是靠自己找到她的方式去完成作品。但不可否認的以整個歐洲的環境來看，荷蘭的補助還是非常的高。

Sonja Bäumel 的作品大多需要從操作過程中引發靈感，較無法一開始就預期結果，而她也坦言也有很多生物藝術家開始念博士班，並在學術機構內工作，或是製作可以商業化的作品。但這些方向都跟她自己的創作實踐大相徑庭。此時我們再提問關於資源是否只是來自於荷蘭？Sonja Bäumel 跟品機體成員的我們都一口同聲地認為，若要從事生物藝術創作，勢必得以國際的角度尋找資源，不能只是單一的生存一某一個國家，如此一來才能夠有足夠的經費發展一個完整的作品，也比較有可能以獨立藝術家的身份生存下去。而在不同國家、文化的情境發展之下，也可以同時建立跨國的社群連結，認識更多來自不同區域的志同道合的生物藝術領域的夥伴，彼此可以定期地交換意見，這都是可以讓自己更為進步的方式。